

白樂天文集卷之十七

策

二十五立制度

齊財用均貧富禁無

併

問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無窮也以有限奉無窮則必地財耗於僭奢人力屈於嗜欲故不足者為奸為盜有餘者為驕為濫今欲使食力相充財欲相稱貴賤別而禮讓作貧富均而廉耻行作為何方可致於此

臣聞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與天下共者

仁也聖也仁聖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所以均地財中立人極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長之以風雨成之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活之以衣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甚則反傷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費則反傷乎人之生焉故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差為法也聖人制五等十倫所以倫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為害也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財有常力人之用財有常數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

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也是以地力人財皆在制度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制度而別也大凡爵祿之外其田宅棟宇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賓婚死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之以倫則必地力出於僭奢人財消於嗜欲而貧困凍餒奸邪盜賊盡生於此矣聖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乎貴賤區別貧富適宜上下無羨耗之差財力無消出之弊而富安溫飽廉耻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

臣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君家不守其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飲食不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奇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奸聲艷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賞濫刑攻之翫好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器攻之獻納不守其度則讒諂之言聚斂之計攻之道術不守其度則不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甚於城池焉外防其攻甚於冠戎焉將在乎寢食

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失則其下化之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

二十六養動植之物

以豐身用以致麟鳳龜龍

臣聞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欲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物必暴殄而財乏用矣先王惡其無極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時以道是以豺獺未祭置網不布於野澤鴈隼未擊矰戈不施於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漁不竭澤畋不合圍至於麋卵

蚯蚓五穀百果不中殺者皆有常禁夫然則禽獸魚
鼈不可勝食矣貨財器用不可勝用矣臣又觀之豈
直若此而已哉蓋古之聖王能使信及豚魚仁及草
木鳥獸不戕胎卵可窺麟鳳效靈龜龍為畜者亦由
此途而致也

二十七請以族類求賢

問自古以來君者無不思求其賢賢者罔不思効其
用然兩不相遇其故何哉今欲求之其術安在
臣聞人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人臣者無不思効其用

然而君求賢而不得臣効用而無由者豈不以貴賤
相懸朝野相隔堂遠於千里門深於九重雖臣有悽
悽之誠何由上達雖君有孜孜之念無因下知上下
茫然兩不相遇如此則豈唯賢者不用矧又用者不
賢所以從古以來亂多而理少者職此之由也臣以
為求賢有術辨賢有方方術者各審其族類使之推
薦而已近取諸喻其猶線與矢也線因針而入矢待
弦而發有線矢苟無針弦求自致焉不可得也夫必
以族類者蓋賢愚有貫善惡有倫然以求類必以類

至此亦由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則夫以德
義立身者必交於德義不交於險僻以正直克己者
必用於正直不用於姦邪以貪冒為意者必比於貪
冒不比於貞廉以悖慢肆心者必狎於悖慢不狎於
恭謹何者事相害而不相利性相戾而不相從此乃
天地常倫人物常理必然之勢也則賢與不肖以此
知之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則思因針待弦之勢
欲辨而別之也則察流濕就燥之徒得其勢必彙征
而自來審其徒必羣分而自見求人之術辨人之方

於是乎在此矣

二十八尊賢

請厚禮以致大賢也

問國家歲貢俊造日求賢良何則所得者率尋常之
才所來者非師友之佐豈時無大賢乎將求之不得
其道乎

臣聞致理之先先於行道行道之本本於得賢得賢
之由由乎審禮若禮之厚薄定則賢之優劣應
於彼故出位而朝西面而
之才至矣先之以
身下之以色則友之才
之禮盡揖讓之

儀則大臣之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則左右之才至矣憑几據杖以令召焉則廝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師者帝得友者王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廝役者亂然則求師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有矣未有求臣而得友求友而得師者也是故圖帝而成王圖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圖霸而成王圖王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賢為不可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齊也孔明之才為非屈致之士劉氏所以圖蜀也夫欲霸一國圖一方猶審其禮行其道焉况開帝王之業垂無疆之休苟無尊賢之風師友之佐則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國家有天下二百年政無不施德無不備唯尊賢之禮未與三代同風陛下誠能行之則盡善盡善之事畢矣

二十九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問頃者累下詔旨令舉所知獻其狀莫匪賢能授以官宰聞政績持人不易之耶將容易其舉耶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令舉所知自是內外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

誠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
舉擇慎審慎審由賞罰必行自十年以來未聞有司
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外之薦恐
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違監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
得賢之歎也伏推申令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
材授以小大之職然後明察臧否精考殿家得人者
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上下精詳遠
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貴轅輪以相求俾夫草靡風
行達於天下天下之耳盡為陛下聽天下之目盡為
陛下視明其視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無遺賢而
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則陛下但凝神端拱而
天下理矣

三十審官

量才受職則政成事舉

問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將欲正之其
失安在

臣聞夫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者由官
與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小大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
否之異稱其任則政立枉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

官而後求人使乎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
乎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矣
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
而責其能也如此則官雖能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
曰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搏虎而刃伐木也屈長才
於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所不相及豈不宜
哉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操鑿
柄者無方圓之謬備輪轅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
其職備其要彛倫日叙庶績日凝又何患乎事不

舉而政未成哉

三十一大官之人

由不慎選小官也

問國家台察之材臺省之器胡然近日稍乏其人將
欲救之其故安在

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郎給舍丞郎給
舍之材選於御史遺補郎官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
於祕著校正畿赤簿尉雖未盡是十常六七焉然則
畿赤之吏不獨於府縣之用求之祕著之官不獨以
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責望者乃丞郎之推輪公卿之

濫觴也則選用之際宜得其人臣竊見近日祕著校
正或以門第授畿赤簿尉唯以資序求未商較其器
能不研覈其才行至使頃年以來臺官空不知所取
省卽闕不知所求豈直之賢誠亦廢事且以資序得
者僅能叅於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鉛黃臣恐
台察之才臺省之具十年已後稍之其人又頃者有
司懲趨競之流塞傲倖之路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
秩正校正欠資考者不署畿官立而為文權以及弊
益以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者有司難於論材易
於注擬因循勿改守以為常至使兩畿之中數縣之
外雖資序皆當其任而名實莫得而聞故每臺省缺
員曾莫擬議則守文之弊一至於斯伏願思以後艱
辛其前失廣丞卽推輪之本疏公卿濫觴之源如此
則良能之材必足用矣要劇之職不乏人矣

三十二議庶官遷次之遲速

問先王建官升降有制遷次有常此經久之道也或
云賞善罰惡者不踰時月又曰為官吏者可長子孫
豈今古之制殊乎不然何遲速之異如此也今欲速

遷而勸善恐誘躁求之心欲令以次而望功慮興滯用之歎疾徐之制何以為中

臣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有成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雖聖賢為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雖善惡難知不過九載必自著也由此而論為官吏者不可速遷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遷則政未立績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馴致之化廢矣若遇九載而不轉則明不陟幽不黜而勸善之法缺懲惡之典廢矣大凡內外之官其略如此然則宰與天子

共理者莫先於二千石乎臣竊見近來諸州刺史有未兩考而遷者豈為善成政之速速於聖賢耶將有司考察之不精耶不然何遷之遽也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善惡未著莫得而知耶將有司遺忘而不舉耶不然何轉之遲也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凡內外之職四考遞遷斯實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為吏能有聞者既已四考遷之政術無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將欲循其名辨其實則在陛下獎糾察之吏督考課之官使別其否臧明知白黑仍命曰雖以

次者不得逾於四載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此先王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試垂意而察焉

三十三革吏部之弊

問吏部之弊為日久矣今吏多於員其故何因官不得人其由何在奸偽日起其計何生馳騫日滋其風何自欲使吏與員而相得名與實而相符趨競巧濫之弊銷公平理政之道長研蚩者不能欺於藻鏡錙銖者不敢評於銓衡豈無良謀以救其弊

臣伏見吏部之弊為日久矣時皆共病不知其然臣請彙而言之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邑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衆冒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斯乃為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

已上歲羨千數悉變吏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
則何暇考察名實區別否臧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寢
而成弊真偽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
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
又為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師長者各選其人分
署其吏則庶乎官得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
或間以守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
道而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
也矧又成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抗而易平矣分藻
鏡之獨鑒則照不藏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於一面
百職斷於一心切相萬也得共相懸豈不遠矣臣以
為芟煩剗弊莫尚於斯

三十四牧宰者課考

問今者勤恤黎元之隱精求牧宰之材否既得人使
之為政何則撫字之方尚未副我精求之旨疲困之
俗尚未知我勤恤之心豈才不稱官將人不求理備
陳其故以重其非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

同歸而牧宰之用為急蓋以邦之賦役由之而後均
王之風教由之而後行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
焉故與夫庶官之寄輕重不可齊致也臣伏見陛下
勤恤黎元之心至矣慎擇牧宰之旨深矣然而黎元
之理尚未副陛下勤恤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稱陛下
慎擇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稱官以臣所窺粗知
其由矣臣聞賢者為善不待勸矣何哉性不忍為惡
耳愚者為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為善耳
中庸之間謂之中中入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

於善捨之則陷於惡故曰勸懲之廢也推中人而墜
於小人之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
是知勸懲之道不可一日而無也况天下牧宰吏者
多去惡遷善皆得勸懲伏以方今殿取之法甚備黜
陟之令甚明然則就備之中察之者未甚精也就明
之中奉之者未甚行也未甚精則臧否同貫未甚行
則善惡齊驅雖有和璞之真不能識也雖有齊竿之
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濫亦將失善善苟未勸
濫或未懲欲望副陛下勤恤之心稱陛下慎擇之旨

或恐難矣臣又請以古事驗之臣聞唐虞之際也敷
求俊易也而四克見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則
知難至明也尚或迷真偽之徒雖至聖也不能去考
察之法故其法張則變曲為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
弛則變香為臭使蘭化為艾也且聖人之為理豈盡
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乎秉其
樞操其要剗邪為正削觚為圓能使善之必遷下為
惡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為善之盡無成此功者
無他德勸之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臣又見

當今牧宰之內甚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政所未
至者又有其由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
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由
其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振其俗移其風也今
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遞相
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况又力役之限
賦歛之期以用之費省為求不以人之貧富為度以
上之緩急為節不以下之勞逸為程縣畏于州州畏
于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由束舟楫而望濟川絳

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生於今日亦不能為理矣

三十五使百職脩皇綱振

在乎革慎默之俗

夫百職不脩萬事不舉皇綱弛而不振頽俗蕩而不還者由君子謹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長也臣伏見近代以來時議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正守道者為癡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

教其弟曰無方正以價悔尤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効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慎默之俗一至如斯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長太息者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舉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京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善者勸惡者懲百職脩萬事舉不可得也然臣以為歷代之頽俗非國朝不能

革也國朝之皇綱非陛下不能振也革振之術臣粗知之何者夫人之蚩蚩唯利是務若利出於慎默則慎默之風大起若利出於讜直則讜直之風大行亦猶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物自歸之者無他溫涼之利所在故也伏惟陛下以至公統天下以至明御羣臣使情偽無所逃言行無所隱有若讜直強毅舉正彈違者引而進之有若慎默畏忌吐剛茹柔者推而遠之使此有利彼無利安得不去彼取此乎斯所謂俾人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如此則百職備萬

事舉皇綱振頹俗移太平之風由斯而致矣

三十六達聰明致理化

夫欲達聰明致理化則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創新規也臣聞堯之所以神而化者聰明文思也舜之所以聖而理者明四目達四聰也蓋古之理化皆由聰明出也自唐虞已降斯道寢衰秦漢以還斯道大喪上不以聰接下下不以明奉上聰明之道既阻於上下則訛偽之俗不得不流於內外也國家承百王已弊之風振千古未行之法於是始立匭使始加諫員始

命待制官始設登聞鼓故補遺之諫入則朝廷之得失所由知也匭使之職舉則天下之壅蔽所由通也待制之官進則衆臣之謀猷所由展也登聞之鼓鳴則羣下之冤濫所由達也此皆我烈祖所勗累聖所奉雖堯舜之道無以出焉故貞觀之大和開元之至理率由斯而馴致矣自貞元以來抗疏而諫者留而不行投書於匭者寢而不報待制之官經時而不見於一問登聞之鼓終歲而不聞於一聲臣恐衆臣之謀猷或未盡展朝廷之得失或未盡知壅蔽者有所未通冤濫者有所未達今幸當陛下踐祚體元之始施合布和之初則宜申明舊章條舉廢事使列聖之述作不墜陛下之聰明維新以初為常今其時矣時不可失惟陛下惜而行之則堯舜之化祖宗之理可得而致矣臣故曰達聰明致理化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勗新規也

白樂天文集卷之十八

策

三十七决壅蔽

在不使人知所欲

臣聞國家之患患在臣之壅蔽也壅蔽之生生於君之好欲也蓋欲見於此則壅生於彼壅生於彼則亂作其間歷代有之可畧舉耳昔秦二世好佞趙高進諂諛之言以壅之周厲好利崇夷公陳聚斂之計以壅之殷辛好音師涓作靡靡之樂以壅之周幽好色褒人納豔妻以壅之齊桓好味易牙蒸首子以壅之

雖所好不同同歸於壅矣所壅不同同歸於亂也故
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為下餌蓋為此矣然則明王非
無欲也非無壅也蓋有欲則節之有壅則決之節之
又節之以至於無欲也決之又決之以至於無壅也
其所然者將在乎靜思其故動防其微故聞甘言則
慮趙高之說進於側矣見厚利則慮崇夷公之計陳
於前矣聽新聲則慮師涓之音誘於耳矣顧艷色則
慮褒姒之女惑於目矣嘗異味則慮易牙之子入於
口矣夫如是安得不晝夜慮之寤寐思之立則見其
參於前行則想其隨於後自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
使左不知其所欲右不知其所好雖欲壅蔽其可得
乎此明王節欲決壅之要道也

三十八君不行臣事 委任宰相

臣聞建官施令者君所執也率職知事者臣所奉也
臣行君道則政專君行臣道則事亂專與亂其弊一
也然則臣道者百職至衆萬事至繁誠非一人方寸
所能盡也故王者但操其要擇其人而已操在乎分
務擇在乎羣司各令督責其課受成於宰相不以勤

倦自嬰然後謹殿最而賞罰焉審幽明而黜陟焉則
萬機之要畢以故失君道者雖多夕惕若厲之意而
彝倫未必序也行臣事者雖多日昃不食之勤而庶
績未必凝也得其要逸而有成非其宜勞而無功故
也臣又聞坐而論道三公之任也作而行之卿大夫
之職也故陳平不肯知錢穀丙吉不問死傷者此有
司之職也非宰相之任也夫以宰相尚不可侵有司
之職况人君可侵宰相之任乎可侵百執事之事乎
臣又聞宰相之任者上代天工下執人柄百職由之

而理亂庶政由之而弛張君之心督待宰相而啓沃
君之耳目待宰相而聰明設其位不可一日非其人
得其人不可一日無其寵疑則勿用用則勿疑然後
能欣合其心馴致其道蓋先生所以端拱凝旒而天
下大理者無他焉委務於有司也仰成於宰相也

三十九使官吏清廉

在均其祿厚其俸

臣聞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
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為去貪致清者在
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關於家雖嚴父慈母

不能制其子况君長能檢其臣吏乎凍餒切於身雖
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况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
見今之官吏所以未盡貞廉者由祿不均而俸不足
也不均者由所在課科重輕不齊也不足者由所在
官長侵刻不已也其甚者則有官秩等而祿殊郡縣
同而俸異或削奪以過半或停給而彌年致使衣食
不充凍餒並至如此則必冒白刃蹈水火而求私利
也况可使撫人字物斷獄均財者乎夫上行則下從
身窮則心濫今官長日侵其利而望吏之不日侵於

人不可得也蓋所謂渴馬守水饑犬護肉則雖日用
刑罰不能懲貪而勸清必矣陛下今欲革時之弊去
吏之貪則莫先於均天下課科重輕禁天下官長侵
刻使天下之吏溫飽充於內清廉形於外然後示之
以耻糾之以刑如此則然或為非者百無一二也

四十省官供俸減使職

臣聞古者計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置必
稽人戶之衆寡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少多俾乎官
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

員必參相得者也。頃以兵戎屢動，荒沴荐臻，戶口流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官省則事簡，事簡則人安，祿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祿，則飾詐而不廉矣；知厚其祿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實為表裏相須而成者也。伏惟陛下詳而行之，臣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而不停，或因暫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至使職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生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員，審其祿秩，使衆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故祿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相懸，遠者伏惟陛下念而救之。

四十一 議百司食利錢

臣伏見百司食利，利出於人，日給而經費有常，月徵而倍息無已然。則舉之者無非貧戶，徵之者率是遠年，故私財竭於倍利，官課積於逋債，至使公食有關。

人力不堪弊既滋深法宜改作且王者惡言求利息
在不均况天下之錢一也謂之曰利曷若謂之曰征
乎取之於寡曷若取之於衆乎今若日計其費歲會
其用舉為定數命曰食征隨兩稅以分徵使萬民而
均出散之天下其數幾何故均之於衆則貧戶無倍
息之弊矣入之有程則公食無告闕之慮矣公私交
便其在茲乎

四十二議百官職田

以職田者職既不同田亦異數內外上下各有
等差此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也國家自多事已來
厥制不舉故稽其地籍而田則具存考以戶租而數
多散失至有品秩等官署同廩祿厚薄之相懸近乎
十倍者矣今欲辨內外之職均上下之田不必乎創
新規其在乎舉舊典也臣謹按國朝舊典量品而授
地計田而出租故地之多少必視其品之高下租之
厚薄必視其田之肥澆如此則沃墾齊而戶租均等
列辨而祿食足矣今陛下求其典而典存焉索其田
而田在焉誠能申明舉而行之則前弊必自革矣

四十三議兵

問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二者古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廢而不用且涉去兵之非資以定功又幸耀德之美去就之理何者得中

又問兵不妄動師必有名議之者頗辨臧否用之者多迷本末故有一戎而業成王霸一戰而禍及危亡興滅之由何申逆順之要安在

臣聞天下雖興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不好

不忘天下之王也祭公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斯則不好之明訓也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周定天下偃武脩文猶立司馬之官六軍之衆以時教戰斯又不忘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不可去兵也不可黷武也在乎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逆順之要大略有三而兵之名隨焉夫興利除害應天順人不為利誘義然後動謂之義兵相時觀釁取亂侮亡不為禍先敵至而應謂之應兵恃力宣驕作威逞欲輕人性命貪人土

田謂之貪兵兵貪者亡兵應者強兵義者王王之兵無敵於天下也故有征無戰焉強之兵先弱敵而後戰也故百戰百勝焉亡之兵先自敗而後戰也故勝與不勝同歸於亡焉然歷代君臣惑於本末聞王者之無敵則思耀武是獲一免而欲守株也見亡者之自敗則思弭兵是因一咽而欲去食也曾不知無敵者根於義自敗者本於貪而欲歸咎於兵責功於武不其惑歟興廢之由逆順之要昭然可見唯陛下擇之

四十四銷兵數省軍費

在斷召募除虛名

臣伏見自古以來軍兵之衆資糧之費未有如今日者時議者皆患兵之衆而不知衆之由皆欲兵之銷而不得銷之術故散之則軍情怨而戎心啓聚之則財用竭而人力疲為日既深其弊益甚臣以為銷兵省費者在乎斷召募去虛名而已伏以貞元軍興以來二十餘年陛下念其勞効固不可散棄幸以時無戰伐又焉用增加臣竊見當今募新兵占舊額張虛簿彼見糧者天下盡是矣斯則致衆之由積費之本

也今若去虛名就實數則一日之內十已減其二三矣若使逃不補死不填則十年之間十又銷其三四矣故不散棄之則軍情無怨也不加增之則兵數自銷也去虛就實則名不詐而用不費也故臣以為銷兵之方省費之術或在於此唯陛下許之

四十五復府兵置屯田分兵權存戎備助軍食

夫欲分兵權存戎備助軍食則在乎復府兵置屯田而已昔高祖始受隋禪太宗既定天下以為兵不可去農不可廢於是當要衝以開府因隙地以營田府

有常官田有常業俾乎時而講武歲以勸農分上下之番述勞逸之序故有虞則起為戰卒無事則散為農夫不待徵發而封域有備矣不勞饋餉而軍食自免矣此亦古者尉侯之制兵賦之義也况今關畿之內集壘相望皆仰給於縣官且無用於戰伐若使反兵於舊府興利於廢田張以簿書頒其廩積因其卒也安之以田宅固其將也命之以府官始復於關中

始置於天下則兵權漸分而屯聚之弊日銷矣戎備漸備而訓習之利日興矣軍食漸給而飛輓之費日

省矣一事作而三利立唯陛下裁之

四十六選將帥之方

臣聞君明則將賢將賢則兵勝故有不能理兵之將而無不可勝之兵有不能選將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將是以君功見於選將將功見於理兵者也然則選將之術在乎因人之耳而聽之因人之目而視之因人之好惡而取捨之故明王選將帥也訪于衆詢于衆十人愛之必十人之將也百人悅之必百人之將也萬人伏之必萬人之將也臣以為賢愚之際優劣之間以此而求十得八九矣

四十七御功臣之術

臣聞明王之御功臣也量其功而限之以爵審其罪而糾之以法限之以爵故爵加而知榮矣糾之以法故法行而知恩矣恩榮並加畏愛相濟下無貳志上無疑心此明王所以念功勞而全君臣之道也若不限之以爵則無厭之心生矣雖極人臣之位而不知榮也若不糾之以法則不忌之心啓矣雖竭人主之寵而不知恩也恩榮不知畏愛不立而望奉上之心

盡念功之道全或難矣故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由爵無限而法不行使之然也唯陛下察之

四十八禦戎狄

徵歷代之策陳當今之宜

問戎狄之患以矣備禦之畧多矣故王恢陳征討之謀賈生立表餌之術婁敬興和親之計晁錯建農戰之策然則古今異道利害殊宜將欲採之孰為可者又問今國家北虜款誠南夷請命所未化者其唯西戎乎討之則疲頓師徒捨之則侵軼邊鄙許和親則資貪而厚費約盟誓則飾詐而不誠今欲遏彼虔劉

化其桀驁來遠人於朔漠復舊土於河湟上策遠謀備陳本末

臣聞戎狄者一氣所生不可剪而滅也五方異族不可臣而畜也故為侵暴之患以矣而備禦之畧亦多矣考其要者大較有四焉若乃選將練兵長驅深入之謀自王恢始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術自賈誼始厚以賂遺結以和親之計自婁敬始從人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晁錯始然則用王恢之謀則殫財耗力罷竭生人禍結兵連功不償費故漢武悔焉而下哀

痛之詔也用賈誼之術則羗胡之耳目心腹雖誘而
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教亦隨而弊矣故漢文知其
不可而不行也用婁敬之計則啓寵納侮厚費偷安
雖侵畧之患暫寧而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為
匈奴所欺也用晁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患未免
攻戰之勞匈奴無得志之虞亦絕歸心之望故漢武
猶病之有廣武之役也是以討之以兵不若誘之以
餌誘之以利不若和之以親和之以親不若備之有
蘇斯皆前代已驗之事可覆而視也以今參古棄短

取長亦可擇而用焉然臣終以為近筭淺圖非帝王
久遠安邊之上策何者臣觀前代若政成國富德盛
人安則雖六月有北伐之師不足憂也若政缺國貧
德衰人困則雖一時無南牧之馬不足慶也何則國
富則師壯師壯則令嚴人安則心固心固則思理如
此久久則天子之守不獨在於諸侯將在於四夷矣
則暫雖有事何足憂矣若國貧則師弱師弱則不虞
人困則心離心離則思亂如此久久則天子之憂不
獨在於邊陲或在於蕭牆矣則暫雖無事何足慶焉

蓋古之王者慶在本而不在末憂在此而不在彼也
今國家柔中懷外近悅遠來北虜嚮風南蠻底貢所
未化者其餘幾何伏願陛下畜之如犬羊視之如蜂
蠆不以士馬強而才力盛恃之而務戰爭不以亭障
靜而烟塵銷輕之而去守備但且防其侵軼遏其虜
劉去而勿追來而勿縱而已然後畧四子之小術弘
三王之大道以政成德盛為圖以人安師壯為計故
德盛而日聞則服服必懷柔師壯而時動則威威必
震誓夫然可以不糜財用不煩師徒不盟誓而外成
策遠謀不出於此矣

四十九備邊併將置師

臣伏見方今備邊之計未得其宜何則京西之兵其
數頗衆城堡甚備器械甚精以之遏侵掠禁奪攘則
可矣若犬戎大至長驅而來臣恐將卒雖多無能抗
者今所以軫陛下慮者豈非此乎其所以然者蓋由
鎮壘太多主將太衆故也夫鎮多則兵散兵散則威

不相合而力不相濟矣將衆則心異心異則勝不相讓而敗不相救矣卒然有事誰肯當之今若合之為五將統之以一帥將合則戮力帥一則同心仍使均握其兵分守其界明察功罪必待賞罰然後據便宜之地扼要害之衝以逸待勞以寡制衆則雖黠虜無能為也臣又為自古及今有不能守塞之兵而無不可守之塞有不能備戎之將而無不可備之戎故曰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其宜也五寸之關能制其關則西

陸之憂可以少息矣

五十議守險

德與險兼用

問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記曰在德不在險然則用之則乖在德之訓棄之則違守國之誠二議相反其首何從

又問以山河為寶者萬夫不能當也以道德為藩者四夷為之守也何則高恃洞庭負險而亡漢都天府用險而昌又何故也今欲鑒昌亡審用捨復何如哉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秦得百二以吞天

下齊得十二而霸諸侯蓋恃險之論興於此矣史記
曰在德不在險傳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蓋棄險之
議生於此矣臣以為險之為用用捨有時恃既來之
棄亦未為得也何者夫險之為利大矣為害亦大矣
被天地閉否守之則為利天地交泰用之則為害蓋
天地有常險而聖人無常用也然則以道德為藩以
仁義為屏以忠信為甲冑以禮法為干櫓者教之險
攻之守也以城池為固以金革為備以江河為襟帶
以丘陵為咽喉者地之險人之守也王者之興也必

兼而用之昔漢高帝除害興利以安天下自謂德不
及於周而賢於秦故去洛之易即秦之險建都創業
垂四百年是能兼而用之也桀紂三苗之徒負大河
憑大行保洞庭而不脩德政坐取覆亡者是專恃其
險也管子恃其僻陋不脩城郭決辰之間喪其三都
者是怠棄其險也由斯而觀之山河之阻溝壑之固
可用而不可恃也可誠而不可棄也智以險昌愚以
險亡仁昌之間唯陛下能鑒之

五十一議封建論郡縣

問周制五等其弊也王室衰微秦廢列國其敗也天下崩壞漢封子弟其失也侯王僭亂何則為制不同同歸於弊也故自古及今議其是非者多矣今若建侯開國恐失隨時之宜如置守專城慮乖稽古之義考其要旨其誰可從

又問封建之制肇自黃唐郡縣之規始之秦漢或沿或革以至國朝今欲予兆人家四海建不拔之業乘無疆之休大鑒興亡從長而用無論今古擇善而行侯將守而何先郡與國而孰愈具書于策當舉行之

臣聞封建之廢久矣是非之論多矣異同之說歸于三科或曰周人制五等封親賢其弊也諸侯擅戰伐陪臣執國命故聞蠶食瓜剖以至於衰滅也而李斯周青之議繇是興焉又曰秦皇廢列國棄子弟其敗也萬民無定主九族為匹夫故魚爛土崩以至於覆亡也而曹周士衡之論繇是作焉又曰漢氏侯功臣王同姓其失也爵號太尊土宇太廣故鴟張兔解以至於勃亂也而光緒主父之計繇是行焉然則秦懲周之弊也既以亡而易衰漢鑒秦之亡也亦矯枉而

過正歷代之說無出於此焉以臣所觀竊謂知其一
未知其二也何者臣聞王者將欲家四海子兆人垂
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者在乎操理柄立人防導化
源固邦本之業者在乎刑行德立近悅遠安恩信推
於中惠化流於外如此則四夷為臣妾况海內乎雖
置守罷侯亦無害也若澤壞政荒親離賢棄王澤竭
於上人心叛於下如此則九族為讐敵况是下乎雖
廢郡建邦又何益也故臣以為周之衰滅者上失其
道天厭其德非為封建之弊也秦之覆亡者君流其

毒人離其心非唯郡縣之咎也漢之禍亂者寵內失
教立不選賢非獨強大之故也繇是觀之苟固其本
導其源雖郡與國亦可理而安矣苟踰其防失其柄
雖侯與守俱能亂且危矣伏惟陛下慮遠憂近鑒古
觀今以敦睦親族為先不以封王為急以優勸勞逸
為念不以建侯為恩以尊賢寵德為心不以開國為
意以安撫黎元為事不以廢郡為謀則無疆之休不
拔之業在於此矣况國家之制垂二百年法著一王
理經十聖變革之議非臣敢之